

## 陪你游甘孜

## 德格多普沟游记(二)

◎韩晓红

多普沟,沟两边杂树丛生。草低树高,身段不一,音律一直,谐然相生。

一只粉红色的鸟和灰色的鸟竟然同栖一枝,似乎在聊着同一个话题。两只鸟的鸣叫声有不同的节奏,附加各自不同的摇头摆尾,简直就是一幅浪漫而富有情调的精致画面。无论鸟的声音大或小、高亢或低沉、快与慢,这已经是多普沟赋予我不同寻常的人间画面,因为我真切地走近了另一个殊异的情感世界。

想着,多普沟阔大的空灵中有多少这样的场景,在这样不寻常的常见的兴奋中,爱的确是人世间永恒的主题,且不限于人类。

粉红色的鸟的羽毛很是特别,流线型结

构,与它们交流的声浪协同和谐,而长喙和青绿色的腿脚则富有天生丽质的风采。喙之长短,恰与脚趾互成比例,浑然一体,释放出令人难以忘怀的美。

灰色鸟则如田间正在专心钓鱼的渔翁,羽毛呈灰色,而两只脚纯粹就是黑色,两只眼睛淹没在灰色中,忽闪忽闪地泛出阵阵光泽。站在树枝上,宛如一幅镶嵌在琉璃框里的精致画轴。

原以为多普沟只有晴天,不料一阵急雨,劈头盖脸地蜂拥而下,使许多原本丰腴而厚实的植物猛然间站立成孤独而瘦小的身姿,在风雨中摇曳着,依然悠然。

多普沟很是爽然,在风雨的歉意后,随即用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予以回报。

彩虹,又是一个诗的浪漫,一幅画的世界,一个深邃的哲学话题……

同行的人开始惊呼起来,他们兴奋着闭着眼,张开双臂,投入到拥抱彩虹的幻觉之中。

我在高原行走,无数次地欣赏过彩虹,有几次甚至亲手托着彩虹的一端,温嘟嘟、湿漉漉的感觉令人毕生难忘。

有人说雨过天晴之后,彩虹才有可能呈现。其实不然,多普沟的彩虹性急,雨未停,彩虹就急不可耐地横跨在沟的两岸山巅,将一座天桥横在我们的视野里,沟通了人与大自然的隧道,彼此呵护,互为关爱。

多普沟的彩虹,简直就是一首精致而美丽的爱情诗。

## 李花舞春风

◎王森

河堤旁的李花开了,枝头一片白皑皑的,宛如白雪覆盖,美丽极了,就连蜜蜂也驻足品香留恋忘返。

眼下正是桃花、李花与樱花盛开时节,桃花樱花若是红粉佳人,那么李花该是仙女下凡,皎洁无瑕冰清玉洁。看那成串茂密盛开花朵,怎么拍怎么美。原本河堤在进行整治工程期间,被围篱围起来将近半年多,我心里一直挂念着它,担心它会被怪手铲除。日前围篱一拆除,我迫不及待赶往探视,“太棒了,它安然无恙,又开始冒出花苞了。”

对这株李花会这么在意,是因为它承载着我与母亲的美好回忆。

记得那年,母亲刚做完眼睛手术,视力模糊不良于行,整天窝在家里不是卧床就是发呆,看她毫无生气日益消瘦,想尽各种办法要她去逛逛透透气,都被她以“看不清楚,不想出门”为由婉拒。后来想到母亲酷爱李花,正巧河堤边李花开,我先拍几张照片回来诱惑她,连哄带骗地带她前往赏花。这招

果然奏效,母亲坐在李花旁的长椅上,时而深情凝视时而深吸吐纳,夕阳余晖柔柔的照在它与她的身上,好美。

我曾经问过她,为何偏爱李花,一般人都爱樱花,红花花朵娇艳逼人,李花素素的,少了那份贵气。母亲回答我:“我就是爱它那清幽素雅与世无争的气节”,然后她吟了首《李花诗》给我听,“小小琼英舒嫩白,未饶深紫与轻红。无言路侧谁知味,惟有寻芳蝶与蜂。”

我不禁赞叹作者的传神描述,小小白花或许无法与万紫千红的花儿争艳,但当它簇生成团数大是美则压倒群芳,更况它那诱人清香袅袅不绝,自然引来爱花之人。你瞧,蝶飞蜂绕络绎不绝,连母亲也爱不释手,这也让我想起喜好相同的诗仙李白说:“春风送暖百花开,迎春绽金它先来。火烧杏林红霞落,李花怒放一树白。”

看见李花齐心绽放丛丛盛开,就知道春回大地了。

母亲是个浪漫之人,她之所以酷爱李花,是因它像极新娘捧花。而我是

个务实之人,虽爱李花更爱李子,每当看它结实累累由绿转红时,口水就不禁潺潺流出,尤其是红肉李,圆润饱满口味甘甜,瞧那美艳型态,很难想象它的花是那么洁白如霜。

在我印象中,外婆家后院也种了两棵李树,每到果熟可摘采时,外婆会将它制成蜜饯或果酱,方法很简单,把李子放入锅内加一些水,小火煮到熟透,用滤网筛渣去掉果核,再加糖慢慢地煮搅拌,放凉后即可装罐。每次母亲回娘家,外婆就会给她一罐带回来给我解馋,有时候外婆还会用李子酿酒,那浓醇滋味很润喉,令人回味无穷。

所以每次上市场看见李子,就会想起外婆的蜜饯和酿酒。此时,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:“母亲偏爱李花,是因为花美?还是跟我一样?母亲其实是嗜花思人?思念外婆与家乡?”

赏花也好,思乡也罢,看见母亲面带微笑心满意足模样,我很感激那株李花,不仅带来春天讯息,也为母亲带来愉悦心情。

## 康定杜鹃吟

◎杨国庆

忙趁人间四月风,  
千娇百媚展花丛。  
虬枝漫漫添新蕊,  
秀影婷婷映碧空。  
百里开花浩浩荡,  
三更带雨雨玲珑。  
嫣红姹紫绽芳华,  
斗艳争奇映山红。

二  
轻姿漫舞沐春风  
远近高低各不同  
娇颜不与桃李共,  
粉蕊尤倾草木葱。  
但引路人迷赏客,  
频招曲鸟醉飞鸿。  
情深何故鲜如血?  
应是东君妙手工。

## 春之舞

◎听瑶

风渐和煦,用温柔抒写昭示  
柳枝起舞,春天屹立在湖心的洲岛  
拂过水,也拂过每一位农人的心境  
曾蛰居的万物,也必曾种下幸福

燕子归巢,梁上响起新的呢语  
蒲公英的婉转,划出人间至美的抛物线  
相信清晨的氤氲,让露水停留  
折射彩虹,孩子的笑与杏花辉映

也遇见芳草,也遇见莺儿啼鸣  
也遇见风筝的影子,落在衬衫上  
构成光晕,是棉花糖的味道  
万象迭新,春日是最美好的永恒

春的祝福

当风筝出现在后山  
有茶酒香气萦绕,有香花开在街角  
然后等雨温柔槐树  
春的来意清楚,美好无需祈福

积雪隐去,蜜蜂在向希望靠拢  
绚丽的色彩纷呈,包括草叶与露珠  
而早开的野蔷薇露出了荆棘  
踏青归来的孩子,母亲将衣服缝补

檐前屋后的欢歌,韵脚齐整  
跟紧乳燕的啼鸣,碧波也随之荡漾  
声声反复,前行的方向温柔如初  
春天的感动无限,祈福着生机永驻

## 布谷声声又一春

◎崔立新

暮春的傍晚,昏黄的灯泡一朵,燃在厅屋。灶房里,柴焰舔着灶口,吐出一缕缕橙红。

忽然,南山方向,幽幽地,传来一声鸟鸣:“咕咕——咕咕咕咕——”蘸了夜色,凄清,又微茫;润耳,又醒心。

布谷鸟回来了!在雪一般纷纷扬扬的槐花香里,布谷小小的灰褐色身影,穿过空旷的田野,穿过庄稼的翠幕。一声声啼鸣,滴漏般,渗进村庄的耳膜。

布谷——布谷——像用碧纱滤过,像蘸着春天的雨水,清透得没一粒杂质。是的,布谷唱歌,人们都知道它唱啥。宋代诗人晁公溯道:南村北村布谷鸣,家家陇头催出耕。道逢父老喜相语,四十三个春水生。布谷鸟鸣,家家催耕。浅溪拂柳,沟渠蜿蜒……天地间传来麦子快要成熟的喜讯。

布谷掠过泛黄的麦田,唱“割麦种谷,割麦种谷”。催收,催种,催人抓紧。

布谷声中,春复一春。  
布谷鸟唱,可谓朦胧诗,对这天然诗歌,人们有无数会的会意和理解。清代陆以活笔记《冷庐杂识》中记载:江南一带都将其听成“家家看火”,又像“割麦插禾”,江北则是“谁上好过”;山左人曰“短寡把锄”,常山道中曰“砂糖麦裹”。

《本草·释名》里,听作“阿公阿婆”“脱却布袴”。陈造《布谷吟》谓“人以布谷催耕,其声曰‘脱了布袴’,淮农传其言云‘郭嫂打婆’,浙人解云‘一百八个’,以意测之”。桐乡一带,布谷鸟鸣时,蚕事方兴,人以为唱的是“扎山看火”,等蚕事完,变成了“家家好过”。

南北布谷,叫声里是否带方言“味道”?想想真有意思。从人们对鸟声的解读,我们看到了大中国的地域风情。

一幅春天的壮锦,在布谷声声中渐次铺开。

总记得在布谷声里,一把老镰刀,哧啦哧啦,对付一垄垄麦子。每每起早走向田野,天边还闪着大星。麦地像墨海,一池一池,在风中起伏。一坡一坡走,路两旁的田野像液化了似的,波动着深深浅浅的墨色。那黑里带着露水的清凉,湿生生地犁甜。

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,鸟声从远处来,啄开一片黑,伴着我们走。

我们尖着嗓子回应两声“布谷——布谷”;路两旁黑麻麻的田里,忽然也响起一二回应“布谷——布谷”。呵,莫说自己早已,更有早行人,早起的“布谷”,已在黑蒙蒙里开镰了。

田野外都“嘎嘎”笑起来。

进自家麦地,爹先割出一个扇面,而后我们就追着他往前拱,一气拱到地头……天色慢慢淡了,黑漫散着,成了一缕缕瓦灰;天边磨出一线红,麦田一点点亮起来。镰声“嚓嚓”,飘动的草帽像黄荷叶,一圆一圆在麦浪中浮。

再割两垄,天大亮了。娘说,咱歇歇气?于是,都停了镰刀,走向地头。

娘揭开包着烙饼的干粮布巾,一人分两页烙饼,一个煮鸡蛋。烙饼里卷了蘸酱的小葱,咋味咋味吃几口,再捧着塑料壶喝一口气。田野里的早饭,多么香甜。

吃完又分散在麦地里。爹娘的动作总是那么麻利:眼到,镰也到了。镰刀一吐一吐的亮光里,麦秆贴着地皮飞起,一片片倒下;地上旋起小风一样的尘烟,尘烟荡起的一瞬,另一只手就接下了那麦扑子……

我割会儿麦,直腰看一会儿天。天边总有白云飘,软白的云,淡淡远远。云朵下,麦子黄,布谷啼。鸣声这里一丛,那里一串,在深山坳,在大路上,在割倒和没有割倒的麦田的缝隙里,有我一整部关于故乡的记忆……

布谷年年为年景伴唱,为时光伴唱:布谷——布谷——布谷布谷——